

北京文艺丛书

我的朋友

高延昌 魏巍等作



北京大众出版社

北 京 文 藝 叢 書

我 的 朋 友

(短篇小說集)

高延昌、魏 巍等作

北京市文联創作委員會編

北 京 大 眾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

內 容 提 要

本集共收短篇小說十篇，大部分是反映首都工業各方面的生產鬥爭的；它幫助讀者了解了我國工人階級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在生產戰線上表現了英勇的忘我精神和積極的創造性的勞動，並對落後、腐朽思想作了最堅決的鬥爭。這些作品的作者有的是青年工人，有的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作者。

北京文藝叢書

我 的 朋 友

高延昌、魏 巍等作

北京市文聯創作委員會編

*

北京大眾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總經售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

(6022/787×1092 1/4 印張·77,000字)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冊 定價：0.38元

目 錄

我的朋友·····	高延昌(1)
我和老師傅·····	郝建秀(18)
联系·····	蔡震中(25)
咱們的林头·····	碧 野(35)
老工人的心·····	阿紅 曹緯(44)
周師傅·····	才貴旺作 向壁修改(49)
爭得大紅旗，主見毛主席！·····	梁元勳 張玉冕(68)
磨刀·····	趙 堅(78)
鬥爭·····	沈 凱(86)
老烟筒·····	魏 巍(100)

我的朋友

高延昌

一

去年二月間，我們北京新建棉紡織廠的細紗工人，被送到青島棉紡織廠去學習技術。在學習期間，我交了不少朋友。我們小組裏的人來自四面八方，有的原先是農村裏的婦女幹部；有的是高小畢業生；还有的——比如我，原先是個扛大麻袋的搬運工。我們小組裏，論工作能力、論文化水平，就數我低。在課堂上，聽講細紗原理和製造細紗的工序過程時，他們都能趴在桌子上記筆記；我呢，我用手記不下來，只好用耳朵聽，用腦子記。下課以後，我的腦子亂糟糟的，發脹發疼。

和我坐同桌的，是一個在初中讀過兩年書的學生，她梳着兩根粗辮子，臉粉撲撲的，穿戴得挺整齊，她的名字叫靳秀蘭。她的筆記記得快，字也寫得好。因為坐同桌，我聽不懂的地方就問她，她講的挺清楚。

有一天是星期六，小組裏的人都去參觀“水族館”。靳秀蘭不舒服，沒有去；我想藉這個機會補補功課，把腦子裏的

東西溫習溫習，也沒有去。我們小組住在一間向陽的大屋子裏，屋裏就剩下我和她兩個人。

我看見她躺在床上看書，午間也沒去吃飯，臉色很紅，像在發燒，我就說：“你休息會兒，別看書了。要不要吃點東西？喝口水？”她的暖壺是空的，我提着要給她去灌壺水，她把書放下，笑着說：“別管我，我不渴！”我怕她和我客氣，故意說下樓有事，到底下去給她灌了壺開水，又順便到合作社給她買了幾塊點心。她一邊吃點心，一邊喝着水，拉我坐到她的床上談起來。我翻了翻她剛才看的書說：“這裏邊說的是什麼呢？”她笑了笑說：“這就是講郝建秀工作法的書。……”我看看書上的插圖，認不下多少字來。我說：“文化低學啥都困難呀……”她微微一笑，也沒說什麼。我又說：“你教給我多認些字，行不行？我拜你當師傅。”她向我眨眨眼，把辮子往後一甩說：“只要有功夫就行啊——你忙得過來？”我說：“你不嫌我這學生笨就行啦！”她答應每天晚上給我補文化，她說：“可是得有功夫才行。”我連連點頭，心想：這可好了，找着了一个小先生！我和她親熱地談起來，把我由十二歲當童養媳，後來逃跑到丰台西倉庫當搬運工……的生活，一五一十地說給她聽。她把兩手枕在腦後，靜靜地听着。後來她嘆了口氣說：“萬大姐！——你比我大，我就叫你大姐吧！——咱們兩個人過去的生活可不能比呀，我沒受過你那苦處，這次我要考紗廠，家裏的爸媽還怕我吃苦，不叫我來呢。我不聽這個。我在學校時，看見過郝建秀，我羨慕她！我想做一個郝建秀工作者！……”她把她的

理想告訴我。我們兩個人一直談到大夥回來的時候。

从这一天起，我們兩個人要好起來。她教給我認字，掰着手教我記筆記；我看見她有個毛病：衣服穿髒了一扔，襪子穿破了不補，我就悄悄地拿來和自己的一塊洗了，補了。她和我更加要好，把床也搭到我的旁邊來。

學完細紗原理，該下到車間去實習了。这一天，老師帶我們去車間學習拔紗、接头。細紗車間裏，一排排的機器在嘩啦嘩啦地响着，機器上擺着一捲捲的粗紗，紡出來的是像頭髮那樣細的細紗。看見好多姐妹們都在車檔裏緊張地工作着，想到自己也就快像她們一樣地掌握機器了，心裏好高興！老師帶我們走到一台紗車前邊，讓我們注意看人家如何拔紗，一邊給我們講着手的動作，問我們說：“會不會？誰先試試看？”我們呢，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都不敢頭一個上去試驗。我的心撲通撲通跳得很厲害，我說：“要不我試試！”就上去冒冒失失地拔起個紗來。靳秀蘭見我頭一個上去拔紗，她說：“萬大姐，你真有勇氣！”她第二個走上前去拔紗，跟着小組裏的姑娘們也都上去試驗拔紗了。老師接着又教給接头，這次我可怎麼也弄不好，我當搬運工當的大拇指粗、二拇指扁的，怎麼也接不上頭；我看了看靳秀蘭，她輕輕地把紗頭穿過網絲圈，雙手一捻，就把頭接上了，她的動作挺熟練。我心裏說：就不信學它不好！光怨手指頭也不行啊……我一次接一次地試驗，手指頭弄得挺痛，到底接上了。我們學了一天，大夥一天裏只接上一二次；靳秀蘭半小時就接上五六次頭，她在全組裏學得最快。到第五

天头上，老師就叫靳秀蘭去看車，開始看半台車：二百錠子。我和小組裏一兩個人就在她的紗車上練習接头，她打着擦板在車檔裏巡迴着走，走过我們身邊時就向我笑、衝我做鬼臉兒。……

下車間以後，晚上老也找不到靳秀蘭了。有一天吃過晚飯，我拿着學習本找小靳，找來找去在宿舍樓後草坪上找到了她。她正靠牆坐着、捧着書本，淡淡的晚霞照着她。我說：“小靳呀，好不容易找到了你！”她有些不高興地說：“大姐，我正在想問題，讓你把思想一下子打斷了！”我說：“想什麼呢？”她說：“我想呀——要當個郝建秀工作者可不容易，一定要學會掌握斷頭……”她說半句話又憋回去了，却問我：“大姐，今天別吵我，行不行？”我本想問她幾個生字的，見她不願搭理我，只好自己回宿舍去了。

過了一個多月，我和小組裏的姑娘們都能看半台車了，靳秀蘭已經看到一台車：四百錠子了。大夥商議着請小靳講講經驗。她們找到她，約她星期天到海邊沙灘上去，給大夥講一講學習心得。她听了之後，皺了皺眉毛說：“怕不行。我星期天還想到車間去看看頭一班的老師傅們怎麼幹活哪！……”小組裏的王小胖、小周向來心直口快，立刻嚷嚷起來：“喝！你下午去車間也行啊！你看人家求着你了，你也不帶動帶動我們大夥！……”我在一旁也說：“小靳，大夥請你去，還不答應？”小靳轉了轉眼珠子，說：“那好吧。”等小組裏的姑娘們走後，她生氣的嘟起嘴說：“他們自己不費腦筋，竟等着吃現成飯！——我要不去，該批評我脫離羣衆啦！”我覺

得她說的話裏有毛病，可是一時又不知道怎麼說。

星期天上午，小組裏的姑娘們，手拉手到了海边沙灘上，無邊無際的海水在我們眼前展開，翻着白沫的海浪滾過來，沖擊着海岸，海边上有一些人已在拾着光閃閃的貝殼……小靳來時，搭拉着臉，看得出她滿心的勉強；到海邊後，她也笑起來了，高聲唱起歌來。小組裏的人圍成一圈，讓小靳站在當中，小靳的臉上透露出一种傲慢的神情。大夥靜下來時，她才慢騰騰地說：“我的經驗就是：一、要費腦筋去鑽研問題；二、不怕累、巡迴快，每一次巡迴時目的性明確；三、……”她講得条理分明，我也能跟着大家記下一些字來了。這時聽見身後邊有兩個姑娘在悄悄議論：這那叫介紹經驗？她在教訓大夥呢！”“看那神氣勁兒！”我扭頭一看，那兩個姑娘就不說了。我想：為什麼背後瞎議論人？人家只要好好講就得了，幹嘛要亂挑剔人家的態度！……

这次小組會後，大夥都能看一台車了，靳秀蘭已經看到一台半車：六百錠子了，她老是跑到前邊。大夥還想找她再講一次經驗，她剛聽說就趕緊拒絕了。我和小組裏的姑娘們也借來了講細紗工作法的書籍，由一個人讀，文化低的就用心听着，讀完就大夥討論，研究……這樣的活動，小靳從來也不參加。

有一天，我陪她在沿海的馬路上蹣跚。我對她說：“小靳，你上次講的多好，怎麼不再給大夥講一次呢？”她看了我一眼，說：“大姐，學技術不能光靠別人教給現成的辦法，要自己用心鑽研才行！他們要我把什麼都教給別人，可是誰

又教給我了呢？——你要學，我倒可以教給你，因為你手脚笨，文化低……”她這些話，我听了覺得刺耳，我奇怪地望着她，她並不是在說笑話。覺得刺耳，倒不是因為她說我手脚笨，文化低，她對我还是挺誠懇的。我是奇怪她為什麼對大夥那種態度，我說：“別人也不是不用心，沒有你眼快心快，你教給大夥，這有啥不好呢？”她說：“我可不願意遷就別人的依賴性！”我心裏轉不過這個彎來，我想：“學習別人的長處，這怎麼叫依賴呢？”一時也沒反駁她。她好像沒覺察我的反感，親切地對我說：“萬大姐，我已經掌握郝建秀工作法的基本精神了！告訴你：你就記住做一個細紗女工，主要得掌握斷頭率，一定要加強巡迴，做好清潔工作……”

第二天晚飯後，小靳不在屋裏，我就把小組裏的姑娘們叫到一起，我說：“小靳找到了減少斷頭率的辦法，她說……”我這句話還沒說完，靳秀蘭突然進屋來了，她看見小組裏的人都在，又聽見我正說的話，怔怔地站在門口好一會兒，我笑着說：“小靳，正和大夥講你的經驗呢，你自己來講吧！”她的臉沉下來了，瞪了我一眼，粗聲說：“我有事。”把門“砰”地一關，就走了。——從這件事以後，她不搭理我了。

二

我挺愛靳秀蘭，她聰明用心，教給我文化時也挺仔細認真。她不理我，我確實心裏很難過。我們的床挨着，可是她總是背朝着我，平時眼睛連看也不看我，聽見我和小組裏姑娘們說話時，她就偷偷地冷笑。我怪自己為什麼當時沒有和

她講清楚，讓她誤會了我；可是我也奇怪她幹嘛生這麼大的氣。

我們結束學習，回到北京新廠，大夥都參加了試車工作。新廠的機器和老廠不同，都是自動化的，而且是變速馬達，大夥初到車間，就心慌了。車間迎面掛着塊橫條標語：“提高技術，要掌握新機器！”我和小靳又分到一組，我們兩個人的紗車還挨在一起。頭一天休息時，王小胖笑着對我說：“萬大姐，你又和‘單幹戶’挨着啦！”他們暗地裏給靳秀蘭起了個外號叫“單幹戶”。我說：“王小胖，嘴別這麼刻薄。”我很不願意別人拿一個同志的缺點開玩笑。

到新廠正式看車以後，我隨時想着標語上的話：要掌握新機器。我早來晚走的用心琢磨着，我也開始看六百錠子了。不過，我在車檔裏打巡迴，倒像跑百米一樣，累得滿頭是汗，工作法也很亂；我巡迴到車頭裏時，偷眼看看小靳，她像隻燕子一樣，輕快、麻俐地在車檔裏飛來飛去，她可連看我一眼也不看。

这天晚上，我憋不住了。我想：她不理我，我怎麼也不理她呢？我是團小組長、又是工會小組長，就這麼對待同志呀？這叫幫助別人？……我決定找她，非和她說話不可。我到底在工會俱樂部門前找到她了，我叫了聲：“小靳！”她原想躲開，讓我一把拉住了。我說：“你生我這麼大氣還行？”她說：“快些找你那些丫頭們去討好吧！——我是‘單幹戶’，別理我！”我說：“你別生氣，咱們坐下說說理，該我不對，我認錯，該你不是，你……”她截住我的話說：“我沒錯！”

我說：“你一點錯也沒有。我沒和你說清楚，我不對；可是你对大夥那個態度，這是你不對呀。”她沒說話，又要走，我拉住她的手不放，把她拉回宿舍裏，屋裏正好沒有人，我就把她按着坐在床上，和她說這說那的，……我又把自己看車時琢磨出的改進巡迴規律的想法告訴她。我說：“小靳呀，我發現這個變速馬達的機器，落完紗以後，車的速度由五千轉一點點昇到一萬轉，就是變速時候斷頭多。比如說由五千轉到七千轉，正是由小紗變中紗時候，愛斷頭，由八千轉到一萬轉，正是由成形的紗到大紗時候，愛斷頭，我在这兩個時候，老是接斷頭，加強巡迴，我……”小靳原來是對我愛搭不理地，听我談到技術問題，她抬起頭來出神地望着我，忽然截住我的話說：“大姐，你進步挺快呀！”我說：“得了，我現在最發愁的是粗紗換不過來，還想不出好辦法呢，你教教我，行不？”她想了想，慢騰騰地說：“我教給你，你要有計劃才行，要半點鐘換五個粗紗！”我心裏想：“小靳還不是像大夥說的那樣子啊，我一定要幫助大夥了解她。……”

我第二天看車時，就用小靳的辦法換粗紗。開頭時，幹得挺好，可是到了後半天忙得我上氣接不來下氣，粗紗空起大管，錠子空轉着，不用說換粗紗，連打巡迴也顧不過來了。我心裏有些懷疑：莫不是小靳騙了我？我跑到車檔裏頭時，看見小靳正在張望着我，得意地笑着，我心裏頓時覺得很難受，眼淚也在眼裏打轉。我想：小靳呀，你把技術看成了自己的本錢，你往錯道上走得太遠了！——她騙了我，我覺得很不好過，她那種得意的笑容，老在我眼前晃，我沉住

气，使自己鎮靜下來，仍按照自己原先的办法換粗紗。

夜裏，我躺在床上睡不好覺，一來是想小靳的事；二來是想如何能琢磨出個換粗紗的办法來。……我聽見小靳也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沒有睡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車間去了。我收拾工具，掛鉤子、搖絨棍，剛做完，小靳也來了。她衝我笑了笑，我也沒有提換粗紗那事。我推着絨棍車子到她的車檔裏，由紗車上拿下絨棍來幫她搖下去廢花。小靳見我这样做，想過來攔阻，但我見她猶疑了一下，沒有攔阻我。我幫她做完，大夥也都來了，我就回到自己車檔裏去。

我这天看車時，試驗了我夜裏琢磨的办法：粗紗一亂，就集中力量換，注意輕重緩急，靈活着換，不固定時間。下班以後我不走，把我的办法告訴給接班的姑娘，幫助她整理粗紗，这样，上下班的办法統一起來，就不致把搞好的給打乱了。我進一步研究出來了粗紗分段換法。……

每天早上來，我照舊幫助小靳做清潔工作，做这个工作我比她麻俐得多。頭幾回，她沒說什麼，後來大半她實在過意不去了吧，她湊過來了，對我說：“謝謝你啊。”等我走回車檔，她也跟了上來，伸手就替我換粗紗，一邊輕聲說：“大姐，上次告訴你的办法要不好使，我再教給你个新办法。……”我笑着說：“好吧。”她教給了我，她的办法好是好，有一些死板；我拉着她的手說：“小靳，我也告訴你个新办法吧，這兩天我和上下班的大姐一研究，这个換粗紗的办法挺靈活，挺好使……”她听了，臉色突然紅了，一甩我

的手說：“得了吧！大羅真可不用尿澆！”

这天工作中間，小周有些不舒服。生產組長臨時要找接近小周紗車的人招呼一下她半面車的工作，接近她的車的是我和小靳，小周說：“讓万大姐代我看半面車吧！我可不找那一位！”生產組長沒有意見。多看半面車就要多看二百錠子，我有些耽心：我看得了八百錠子麼？我說：“試試吧！”就在兩台紗車間巡迴起來。因為緊張，思想也更加集中了，我注意到我的車是小紗和大紗斷頭多，小周的車是中紗斷頭多，我覺得奇怪，就跑去看了看變速馬達，注意到小周的車到六千轉時，速度特別快，斷頭就多了，我忽然想到：哎呀，要是掌握了每台車速度的快慢變化，不就能減少斷頭率了麼？……想到這兒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巡迴，居然能够輕鬆地看八百錠子了！下班後我再也忍不住，把這個發現告訴給小組裏的姑娘們。小靳正好走來，我說：“小靳，我今天看到八百錠子，還發現了一個新辦法……”小靳板着臉說：“這有什麼呢！”說着就走了。

三

十月裏，工廠正式開工了，各車間展開了紅旗競賽，細紗車間的指標也提高了。这天，下着大雪，大夥到車間來，頭上、身上都落上了雪，互相拍打着雪，笑着嚷着。忽然有人喊道：“快看黑板報去！今天上午，青島紗廠勞動模範武國英同志到咱們車間表演工作法！”大夥都擁到黑板報前去看，小組裏也忙起來：收拾車床、把打蠟的地板打掃得乾乾

淨淨的。九點鐘，副廠長、工会主席、支部書記隨着武國英同志到車間來了。武國英同志，看上去只有二十來歲，剪着短髮。她接過車間主任遞給她的工作服，就在我們的紗車上表演起來。——她的動作不單是快，好像唱歌打着拍子一樣：很有節奏。表演了一小時，才出了一兩皮鞮花。車停以後，大夥鼓起掌來。這時，車間主任問：“咱們也給武國英同志表演一下咱們剛學的工作法吧！誰來表演？”大夥沒想到有這一步，正在發楞，靳秀蘭三步兩步走上前去，就在我的車檔裏表演起來，她的動作也確實很熟練。表演了一個小時，出了一兩十錢皮鞮花。車停下來，掌聲很不齊，武國英、副廠長等人先給小靳鼓起掌來，小靳跑過去緊握住武國英的手，臉上興奮得發紅，她衝動地大聲說：“我們要向勞動模範看齐！”這時，不知誰喊道：“主任！讓萬淑紅表演看八百錠子吧！”“贊成！——”大夥都嚷起來。我心慌得扭頭就往人堆裏躲；王小胖、小周死拉活拽地把我揪到前邊去。車間主任也叫我表演，我只好硬着頭皮走進車檔裏去。開頭時，手脚顯得很不靈便，我聽見近邊有人喊：“萬大姐，沉住氣！”我漸漸鎮靜下來，只當旁邊沒人看着，表演了一個小時，兩台車一共出了二兩七錢皮鞮花。車剛停，我聽見了鼓掌聲，武國英同志也向我拍巴掌說：“你真行！——”大夥把武國英同志送出了車間，都分散去吃午飯了。我因為要收拾一下工具，又回到車間去；我看見只有小靳一個人留在車間裏，她正悶頭伏在機器上哭。我駭了一跳，趕緊過去問她：“小靳，怎麼啦？”她躲閃開，狠狠地說：“呸！學了別人的

經驗，到大夥面前出風頭！真不知道害羞！”我怔住了，在她旁邊站着，不知怎麼好。她用袖子抹着眼淚說：“大家都和我做對，這是誰搞的鬼？——我倒把你當成個老實人呢，還喊你大姐、大姐的，呸！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我的心揪在一起了，揪得發疼。我說：“你想錯了！……”

我們車間，紅旗競賽正搞得紅火。小組裏小周的二十八號車和王小胖的三十四號車有兩個月沒有按時完成計劃，影響了小組的成績。生產組長決定調我到二十八號車上去，調小靳到三十四號車上去。我和小周一起檢查了她的紗車，我照我的工作法在小周的紗車上工作，我把工作中發現的這台車的特點、毛病，都指給小周。三天頭上，小周要求調回自己車上去，我和小周一塊去找生產組長。我們正跟生產組長說着話，看見小靳皺着眉毛跑進來了。她說：“組長，我幹不了這工作，小王的車粗紗太亂，皮滾、皮捲子又不乾淨，我要求回自己車上去！”生產組長說：“小靳，你是全組裏工作最好的，因為小王工作法不好，才調你去幫她一塊研究，這……”小靳沒等組長話說完，就搶着說：“組長，這樣要把我的工作法也搞垮了！車間主任說要培養人材，這怎麼能培養人材呢？……”這時王小胖也來了，見小靳也在這兒，先是愣了一下，隨後就對生產組長說：“小靳來了正合適，組長，我還是自己幹吧！我自己能幹的好，不要學小靳的什麼工作法！……”說着就哭起來，弄得生產組長也沒有了辦法。我因為不願在一邊看着，拉着小周想走，生產組長叫住我說：“萬淑紅，你到小王車上去，怎麼樣？……”我听了，猶疑

了一下。我想起小靳說：“大家都和我作對，這是誰搞的鬼？——”可是，我看見生產組長為難的樣子，我輕聲說：“服從組織決定吧。”小靳听了也沒說什麼，就走出去了。生產組長說：“這孩子，太不像話了。”王小胖訴起苦來：“她那是幫助我呀，她不是甩閑話，就是罵我笨，她簡直是氣死木匠、難死畫匠、累死雕刻匠的一塊臭料……”生產組長打斷了她的話說：“小王，有意見提出來，不要說刻薄話……”

四

從這兩次調車以後，我又一連調換了好幾台車；小組裏別的姑娘們的生產技術也一天天提高了，我們小組在一九五四年年底得到了車間二等優勝紅旗。

這一天，車間門口貼了一張大紅紙，大家都圍上去看，王小胖眼睛快，她用手指着佈告對我叫道：“大姐！要評勞模啦！上邊提了你的名字呢！——咱組裏還有靳秀蘭，……”我細細一看：果然也把我寫上了。評勞模的條件是：一、三個月來全面完成國家計劃；二、沒出過事故；三、技術不保守，能帶動大夥搞好生產。

星期一下午，小組裏開會評選勞動模範。會在我們宿舍裏開。這一天，在食堂吃飯的姑娘們，都嚷嚷着評勞模的事。我遠遠地看見小靳，她也看見了我，忽然對我笑了笑，看她那樣子像很高興，說說笑笑的。王小胖和我在一桌吃飯，她撇了下嘴說：“她別美，反正選不上！”我說：“小王，你別對別人抱成見。”王小胖說：“幹嘛抱成見？誰不知道她